

聆听荒野的恢弘乐章

——读阿来《去有风的旷野》

天凌



《去有风的旷野》
阿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年9月出版

去有风的地方找寻旷野的诗意，在海拔最高的青山上目睹正在融化的冰舌、飞鸟和绿绒蒿，眼睛会变得格外敏锐，能读出生命起落的规律。当自然爱好者不停地走向旷野，看到生命生生不息的链条，将反观自身的狭隘，生而为人之谦卑与真实感就会油然而生。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的新书《去有风的旷野》，就是生态写作领域一本全新的非虚构作品。近20年来，阿来翻山越岭，从四川的群山走到云贵高原，他一路记录眼前所见，珍稀动植物，峡谷与山峰，针叶林与草甸子，冰川长舌的反光。他试图从这些纷乱杂沓的现象中寻找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展示大自然亘古的规律。正如1799年一个叫洪堡的德国青年在徒步旅行中所说，“人类必须首先理解自然之规律，才能让心灵充满对永恒的体悟。”是的，这也是阿来的目标。他在这本书中，以一个诗人的笔触，忠实记录了许多具体而微的旷野奇观，在此基础上做了一番抽象的思考，作品充满广博的学识与探究的精神，在无意间，把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和气象学的种种变化规律融合在一起，还原一个生机勃勃的荒野，让读者感受到大自然本身拥有的自由意志。

作为植物摄影爱好者，阿来一直自比为一名生态写作者，他以为，自然本身在写诗，他只是把这些诗歌翻译出来。

阅读《去有风的旷野》这本书，让我感到震撼的，是阿来为自然诗篇谱写的乐曲，仿佛带有四分之三拍节奏。动植物的生长与演化，亿万年地质层面的陡升与塌陷，在他笔下时而构成动人的交响乐，时而构成明快的协奏曲，视觉意象转化为听觉享受的震撼无处不在。与四川红杉在山脊线上站在一起时，他被秋天的金色光芒所笼罩。阿来抓住了听觉而不是视觉的冲击力：“无风，周遭却满是絮语般的细细的声响。秋已深，寒冬将临，红杉树的树皮，树干和针叶树细

密的叶子都在脱水时，同时发声。日光强烈时，脱水加速，那些絮语都提高了一点音量。”在沟谷上方，倾斜的山坡上覆盖的白桦林一片金黄，那是秋日交响诗的高音部，是铜管乐队，高亢嘹亮；暗绿的栎树林和云杉与冷杉组成的针叶林是弦乐队和木管乐队，低沉雄浑。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段落，多数蕴含广角镜头和微距镜头之间的穿插与交融，饱含壮丽与精微的反差之美。其次令我沉醉的，还有作者进入大自然之后丰富多元的诗意感受，作者用精准的语言，把这种旷野之中身体的劳乏艰辛与精神的纯粹安适，纤毫毕现地写了出来，诚实描绘了自己置身旷野当中的动态。为了拍摄融雪的高海拔山地上正在盛放的全缘绿绒蒿，阿来要趴在地上，双膝跪在消融的冰雪中。他这么描写自己的变化，“裤子湿了，还沾上了大片的泥浆，浸湿了的，还有常常撑在地上的双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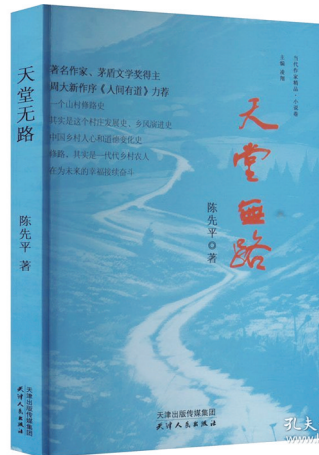
《去有风的旷野》还有一点让我十分动容，即作者在行走和写作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加入了很多前辈探险家的记录和比照。德国探险家洪堡，瑞典生物学家林奈，英国探险家威尔逊，中国探险家与地理学家徐霞客、曾昭伦，都在作者的行文中反复出现，特别是阿来从30余次徒步四姑娘山的旅程中，特地选了一次他独自海拔4340m处下山的拍摄过程，他踩着春雪下山去，发现自己的行踪与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上山拍摄高山植物的方向正好相反，自己仿佛与百年前威尔逊在各个拍摄点上迎面相逢。阿来自然而然地引用威尔逊记述，将文章编织成凛凛雪山百年演化的一件“雀金裘”，威尔逊百年前的发现，如一根闪闪发亮的孔雀羽毛编成的金线，被织入这件歌颂自然奇观的“披风”。通过今昔比照，雪线的上升、开冻的提前、植物品种的消失，都暗藏了阿来的忧虑，他控制自己的情绪，并没有渲染对生态急剧变化的担忧，然而，意识到四川红杉的生长上限在50年间就从海拔3500m上升到4300m，他表达了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深远影响。人类的排放将导致气温逐年攀升，冰川的长舌在萎缩，4500米以上高山的“雪帽子”在缩小，从长远来看，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保护日渐脆弱的荒野，就是保护我们未来，就是留下一片净土，让我们的后代也有机会被自然之美所诱惑。这是每个人的责任。

阿来相信，他用笔实录的荒野真相，可以同时蕴含对人生意义的问与答，让读者体会到，人类始终只是大自然生态链条中的一部分，而非绝对的主宰。大自然依旧有着不动声色的运行规律，全新地质时代“人类世”的到来，也无法改变它时而暴烈时而温柔的脾性。理解这一点，多少可以改变人的决策，而自然，也终将因为人类肯后退一步，呈上更为色调斑斓的治愈感，帮我们撤去压力，听见心灵深处的交响。

跨建“交叉地带”的宽广与肥沃

——读陈先平长篇小说《天堂无路》

阮德胜



《天堂无路》
陈先平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4年7月出版

陈先平的长篇小说《天堂无路》，几易其稿，数年打磨，可谓是一部“苦”出来的作品。正是因为作家坚守着这份苦志、苦心与苦力，作品一面世，即在当下文学中呈现一个“交叉地带”的宽广与肥沃。

宋代诗人杨万里有诗作《明发西馆晨炊漫冈四首》，其中一诗曰：“人家争住水东西，不是临溪即背溪。撈得一家无去处，跨溪结屋更清奇。”诗作从过往建筑一反常态中启示生活的浅显哲学。“跨溪结屋”尚有“清奇”之妙，而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交叉地带”是不是魅力无穷？文学正是呈现别人没有发现的美妙，并在此久远地开掘、耕种。《天堂无路》从开篇便进入了这份“清奇”之境。

小说讲述一位普通而真实的党员村官杨节胜自新中国成立后近五十年的生命历程以及他所在的周家村的修路史。在人生之路与山村之路同行的主线中，国家、社会、人文、道德等也在悄然变革、变化，一系列的“交叉地带”像一颗颗明亮的星辰照耀着这部作品的艺术天空，其中有城乡的蝶变与坚守、观念的开放与保守、生活的主动与被动、辩证的唯物与唯心，还有党性与人性、理想与现实、男人与女人、过去与现在、未来等等大小不一、高低不一、“水陆”不一的“地带”在重叠、错落、融合……它们全部成为以主人公为代表的众生的活动台、展示台和解剖台。

在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杨节胜的葬礼上，有8位年逾古稀老人抬棺的描述，为人们展示了特殊历史人物在特殊时代的命运，与其说这是个人的命运，不如说是一个时代集

体命运的缩写。

一条山路在近半个多世纪中历经一代代人的修建，一个家庭、两代人不同的生活经历，都与这条路或多或少或近或远发生着命运关联，他们或坚守乡村，或走向山外，或主动回归，或自然告别，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经历人性的挣扎与升华。

周家村一阴一阳两块墓地，老村长曾戴过的两顶军帽，还有父子追悼大会的同场举行，无不把历史与现实紧紧地糅合在一起，让岁月奔腾的印迹刻记在周家村不同人物的心灵之上。小说中，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无论是场面上的还是角落里的，都经历着同样的历史冲刷、岁月考验与人性检测，任何人都无法跳越一个时代，独自向前或者穿越时空回到过去。

周家村的风水之争，神仙谷的开发之争，不同生活阶层女人的争斗以及官位之争等等，都在在作者的精心安排下，呈现社会的发展历程。对抗、交锋，是变革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社会的阴暗面以及官场上的丑陋，作者并没有回避，而是尽可能真实地呈现给读者。天堂无路，现实生活中周家村人并不企望历经尘世种种艰难之后进入天堂，他们想做的就是，在有生之年把自己当下要走的路修得更宽，把自己心下要延的修得更长，他们比谁都渴望通达幸福的明天。

在《天堂无路》这部作品中，作者对时代变革大潮冲击下的周家村，以及与周家村同时代讨生活的人们生活状态，不是抱着悲悯的态度，也不是抱着旁观的姿态，而是以一种参与者与进入者的视角，把自己的命运体验与周家村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让读者在周家村人的命运中可见作者的影子。这也正体现作家对人生使命的独到的理解，让作品在多维度光芒下折射下，展现艺术的真实与美学。

天堂无路，人间有道。《天堂无路》是一部有理想的长篇，也是一部有实践的长篇，是一部值得阅读与研究的长篇。

